

我会读您一辈子

朱启舜 口述 刘厚琨 整理

《菏泽日报》成长而立之年，正值风华正茂，前程似锦。从《菏泽日报》诞生之日起，我一直是您最忠实的读者，也是您最好的朋友。

当年，我住在单县终兴镇朱双楼村的老院落时，就在本村及邻村的主要街道上，义务办起了十几个阅报栏，《菏泽日报》是我重点选编的报刊，更是群众尤为喜欢阅读的内容。

2014年，我被《菏泽日报》评为“最佳读者”，领奖时顺便到了报社编辑部的楼道口，停留约30分钟，但见报社的工作人员出出进进、行色匆匆，敬畏之情油然而生；你们是党的宣传的喉舌，是最光荣、最忙碌的劳动者，也是最可敬、最可爱的人。

《菏泽日报》是我以报会友的好媒介。当年，在我带头订阅的影响下，夏素美、吴寅旭、朱瑞明、王前领等好朋友也各自增订了一份《菏泽日报》；我和学雷锋小组的老朋友们修桥补路歇息中，随



时把报纸散发给大家一起阅读，同时，我还在杨营、平城庵、苇子园、北常集等十几个村庄的商业网点、修理铺、饭店等群众密集的地方，设立了读报点，集中送达报纸，让报纸发挥最大的影响力。

有一天，我收到千里之外的浙江省青浦县崖头镇崖头村的赵国强慕名来信，说是偶然在亲戚家看到了一张《菏泽日报》，读了报纸上刊登的我创作春联的事迹，倍感亲切，意索取联作收

藏。于是，我把新创作的楹联和几份近期《菏泽日报》一起邮寄过去。不久，赵国强回电致谢，说是“《菏泽日报》墨香里氤氲着家乡的味道，读来回味无穷”。为此，也引发我的感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菏泽日报》成了我交友的最好的桥梁和纽带！

还有，我在单县孔子学堂当志愿者期间，与刘芳德、张广兴、晁岳菊等老朋友聚首，各自手中一张《菏泽日报》，阅读

加评论成为我们晚年生活的快乐主题。对大家一致好评的文章，我还标注一下，贴在公示栏里，引导更多的人观看。

不仅如此，我还是《菏泽日报》的“常客”，我及学雷锋小组、孔子学堂志愿者们义务修路、预报天气、保护环境、慰问鳏寡孤独老人、救助贫困学生等公益行动，先后几十次登上了报纸版面，受到了众口赞誉。我及我家庭先后获得“菏泽第二届道德模范”“山东好人”“齐鲁先锋模范党员”“全省五好文明家庭”“山东省第一届文明家庭”“全国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每每赢得掌声和鲜花，皆被《菏泽日报》第一时间报道宣传，我和家人由此声名远播、倍感骄傲。我深深地感受到，《菏泽日报》给予了我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助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及社会志愿服务的道路上，奉献余晖，坚韧前行。

《菏泽日报》，我们永远是好朋友，我会读您一辈子！



老胡是我前一段时间在单县杨楼镇工作帮扶期间认识的一位当地农民，今年59岁。因为在同一所驾校学考驾驶证，我们有过几次愉快的交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认识老胡，是在炎热的七月，当时我在练科二全程，他刚开始练倒车。老胡长着一张古铜色老脸，再加上略显臃肿的身材，在一帮学车的年轻人当中颇有点“鹤立鸡群”。听说他是当地有名的木材经纪，家里生活富裕，儿子换车后旧车给了他，开了多年四轮的老胡马上屁颠屁颠地报名学车来了。一次练车的闲暇时间里，我跑过去看他被教练训斥的热闹，顺便揶揄地问他：“恁大年纪了，跑来受这罪干啥？”他听出了我的不友好，扭过头来瞪了我一眼：“这叫受罪？不受罪能学了东西？”一句话惹得我落荒而逃。

第二次交往，是在同练科目三路考的时间段里。那一批学员只有我俩同时预约上了10月14日的考试，教练带着我们从10日开始上路练车。轮到老胡的时候，他进驾驶室时笨拙地先钻头再迈脚，然后拖着肥胖的身躯爬进去，累得满头大汗；下车时脚落地后，先扭过身来屁股向外，再窝憋着身子撒头。一整套动作，像极了只憨态可掬的大狗熊。连续几次如此这般，被董教练发现了，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还惟妙惟肖地学了一遍。老胡不急不恼，只是憨憨地笑。再接着练习，老胡就改掉了他的“胡氏专利”，一直到正式考试，再也没有犯过同类毛病。

对待考试，老胡表现出了一种执着的“笨鸟先飞”。按照这家驾校的惯例，我俩提前两天到考试场地模拟练习。为了提高通过率，等待模拟的上午，老胡拉上我来到三条考试路线，挨个步行一遍，回到住宿的宾馆后还专门绘制了三张详细的路线图，各条线路里有人行横道，哪里掉头，哪里没有语音提示但必须做哪项规定动作等标注得一清二楚，不会写的字用了图像代替，使我大开眼界。特别是当天晚上，我俩住在同一个房间，他又逐线路复述了一遍，细枝末节无一遗漏、错误，令我着实佩服不已。而且凌晨两点，我在熟睡中被他吵醒了，原来他在听抖音上的模拟夜间灯光。面对我被吵醒的怒火，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以为声音不高呢。夜间灯光不如你，上一次在这儿被挂了，想抓紧时间练练。”

第三次交集，是在同去考科目四的那天，老胡表现出了先天的“趋利避害”性。一大早，驾校拉我们去考试，路上教练给我一张带照片的个人驾照审批表。后来上车的老胡看到了，他很生气：“为什么我没有？”我不得其解，又想逗他开心，就在下车后故作神秘地把 he 拉到没人的地方，告诉他这是我花400块钱买通了“人”，人家给的“包过条”，怂恿他找教练交钱买券去。他一副释然的样子，脸紧绷着：“别提钱，我烦！”扭身走了。其动作、神态，逗得我捧腹大笑。后来他才知道这件事的原委：他半道才上的车，教练忘发给他了。当天考完返程的路上，我又逗他：“老胡，我交了400块钱15分钟考了100分，你不交钱半个钟头交卷才得96分。谁叫你交钱呢！”老胡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还是你这老大学生脑瓜子灵，真比不上，哈哈！”

转眼离开杨楼镇半个多月了，还是一直想起和老胡在一起的故事。这位新时代的木材经纪，他的好学、狡黠和先天的趋利避害深深地刻在了我心底。我们已然成为很好的朋友。

黄河：你还是革命河，粮食河

□ 陈 奇

今年10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东营黄河入海口实地考察，并作出了“为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重要指示，深深寄托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之殷切希望。

消息传来，我和我的众乡亲，作为世世代代在黄河岸边出生，在黄河岸边成长的黄河之子，无不感慨万千。人称黄河是母亲河，我可还要再给她加上两个名字，即：革命河、粮食河。

我姐姐的名字叫“河明”。为啥叫这个名字？母亲多次深情讲述了这名字里隐含的革命故事。

1947年初冬，蒋介石调集重兵疯狂进攻山东解放区。我姥爷时任鲁西南游击大队大队长，在原菏泽县高庄、李村一带的黄河岸边带领游击队为牵制和打击敌人与其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拉锯”斗争。

因鲁西南黄河两岸都是大平原，不像山区那样易躲藏，只能靠黄河这一天然屏障与敌人周旋。所幸当时黄河正是枯水期，母亲抱着刚刚出生的姐姐，跟着游击队同样蹚黄河。战士们都把棉裤脱下和枪一起举到头上，而母亲却还要一手托着姐姐，一手举着棉裤紧跟着队伍，黄河南黄河北蹚过来蹚过去，和敌人捉迷藏。而敌人的正规军受福重拖累却只能望河兴叹，拿游击队没办法。游击队员们都风趣地说：“黄河真是个革命河啊！”当时母亲生下姐姐还没有个名字，战士们都说：“这个小女孩就叫河明吧。因为我们蹚过来蹚过去的把黄河都给磨亮了。等我们革命成功了，也要给黄河记上一功。”



辛丑初冬，暖阳高照，三五好友周末闲游，来至菏泽城北郊七里河畔，见一庭院式厂区，徽派风格，花草飘香，环境优雅，名曰“匠工木雕”，遂步入院内，实地造访。

院内右侧一厅曰“菏泽木雕艺术博物馆”，门前有联，上联“雕东南西北名木”，下联“刻古今中外文化”，可见厅内应该有不少奇珍异宝。进入馆厅，木香浓郁，迎面是一硕大木雕，长3米，高2米有余，雕刻的是一组群山峻岭和长城雄姿，遍插“秦”字旗，取名“雄关漫道”，高处是一帝王雄视天下，应该大帝秦始皇。正在慢慢欣赏，从里踱出一位青年才俊，人称“李总”，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声音洪亮，阳光沉稳。经询问，名“彦峰”，是木雕厂的创办人。据彦峰讲，这是用一棵香樟树雕刻而成，采自南方一名山，树依山而生，根抱石而开，匠因势而雕；自下而上再现当年建长城守长城壮举，人物开山凿石，负石而上；士兵或屹立烽火台，或与敌奋战，令人景仰感慨，可谓“镇馆之宝”。

转入厅内，蔚为大观，目不暇接。有牡丹题材者，或牡丹仙子，妩媚妖娆，流畅细腻，额头牡丹开正艳，手持花篮欲倾未倾，脚底祥云升腾，寓意带给人间富贵吉祥；或时尚少女，身着旗袍，体态匀称，减之一分则太瘦，增之一分则太肥，面容姣好，欲语还羞，倚花而立，令人遐想；或牡丹饰物，如意、山景、牌匾、妆台等等，不一而足。有人物题材者，孔夫子、孙悟空、相声大师等等，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有的令人捧腹，有的令人肃然起敬。有动物系列者，龙、凤、牛、猪，寓意祥瑞。有木刻组像，一个个历史故事发人深思；有墙上挂件，补壁生辉；有家庭小件，梳妆用品、文房用品、餐饮用品、娱乐用品，令人赏心悦目。忽闻管音袅袅，在内侧僻静之处，有数只熏香音乐摆件，或牡丹锦鸡寓意富贵吉祥，或牡丹仙子翩跹而舞，或观音大士大慈大悲，音乐里还有收音功能，可插优盘，沉香燃起，丝丝缕缕，宛若仙境，让人叹为观止。

步入茶室，木香与茶香交融，传统与时尚相洽。茶至三盏，无语不谈。原来彦峰祖辈多有木刻技艺，传承艺术，永不泯灭，遂于近年，恢复祖业，创新发展。遍访天下，得海内外名木上品；诚邀木雕大师，精雕细刻，开发木雕名品；作品屡屡获奖亮相，被授省级非遗。木雕产品也摆上台套殿堂，走进千家万户。

随后又参观车间，几名年轻师傅正在手工雕刻作品，树叶之纹理、鸟兽之羽毛，毛丝丝毫，认真雕琢，精细逼真，不由令人感佩！夸赞之时，师傅偶有抬头，微笑不语，甚为疑惑，问其方知是聋哑人，非常感慨，竖指称赞：身残志坚，心灵手巧，人生价值得以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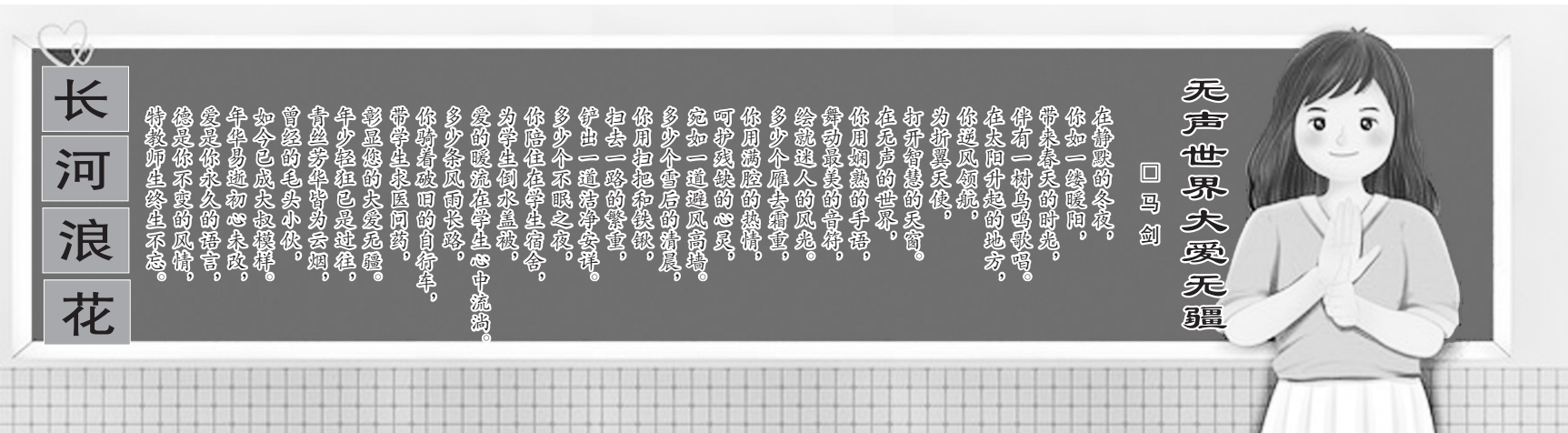
转眼间晚霞满天，我们依依而别。厂外大田牡丹一望无际，令人向往明年的丹花满城之盛景。同时也深感，匠工木雕无愧花都之仙葩、艺海之秀珍，她已生发熠熠辉光，与国花牡丹汇成古城曹州一道靓丽的风景。



曹 凤

户外课堂

李陶 摄



故乡的井事

□ 侯凌肖



的。由于力气小，胡同又高低不平，费了吃奶的气力才把半担水挑回家。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真不知道瘦弱的表哥怎么可以担那么多。

提起井上打水，不由让我想起盲人九

如。他五十来岁，细高干瘦的老头，手里常拿一根木棍“探路”。他虽是地主成分，但因为脾气好，所以人缘倒不错。大家都说他是个能人，明眼人会干的活儿，他都会。队里给牲口铡草，人家续草他按铡，配合十

分默契，从没出过闪失。更让人叹服的是九如打水，他一边担着水桶，一边用木棍敲打着路面。“九如，打水去？”“嗯，打水，打水！”走在街上，只要有人给他打招呼，健谈的他就要与人侃几句。

“九如，我帮你吧！”打水的多，从不缺热心人。“不用，不用，我自己来！”他总是连声谢绝，等轮到了，就放下盲棍，摸索着蹲到井边，把挂上桶的井绳慢慢往下续。待水桶触到水面，九如就把井绳左右摇动，桶辘也便欢快地哼唱起来。只见他突然松下半绳，然后快速一拖，水桶便立时灌满。接着弯腰提气，双手轮换着把井绳一下下收回。等水桶升到井口，他伸手抓住桶辘，然后轻轻往井台一放，一桶水就打上来了。

大家都不说话，其实心里暗暗竖着拇指。爱开玩笑的郭松打趣：“都说瞎能，我看，你是真能！”九如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天无绝人之路，俺也得好好活着呀！”说完，摸着盲棍，挑起水桶，乐呵呵走了。

经常在井上打水，筒桶掉落井中也就稀罕，可捞筒仍然是大伙喜欢看的热闹。这井大的套小的，深得很，又不知桶口朝上还是朝下，所以捞桶也绝非易事。往往先是用长绳绑了钩凑合，如果不行，再去借专门捞筒的锚——这种锚，四周上下全是钩，碰上桶就跑不了。大伙儿都知道，筒在井里，捞出来是迟早的事，所以，无论是捞筒者，还是看热闹的一个个都笑呵呵的。

故乡的老井，是我童年的乐园，承载了我美好的回忆，让我永生不忘。



请本版图片作者与编辑联系，以便奉寄稿酬。